

風 藏 碧

月 海 溪

堂 詩 詩

話 話 話



8/2/  
1  
3417

風  
月  
堂  
詩  
話

朱  
弁  
撰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風月堂詩話（及其他二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風月堂詩話

此據寶顏堂祕笈  
本排印初編各叢  
書僅有此本

## 風月堂詩話序

予在東里。於所居之東小園之西。有堂三楹。壁間多皇朝以來諸名卿畫像。而文籍中多與左司馬班韓歐蘇數公相對。以其地無松竹。且去山水甚遠。而三徑閒寂。庭宇虛敞。凡過我門而滿吾座者。唯風與月耳。故斯堂也以風月得名。又予心空洞無城府。見人雖昧平生。必出肺腑相示。以此語言多觸忌諱。而招悔吝。每客至必戒之曰。是間止可談風月。捨此不談。而泛及時事。請酬吾太白厥後山淵反覆。兵火肆虐。堂於茲時。均被赭垣之酷。風月雖存。賓客安往。予復以使事羈絆。潑河閱歷星紀。追思曩游風月之談。十僅省四五。乃纂次爲二卷。號風月堂詩話。歸貽子孫。異時幅巾林下。摩挲泉石。時取觀之。則曲洧風月。猶在吾目中。也。庚申閏月戊子。觀如居士朱弁序。

# 風月堂詩話卷之上

宋 朱 弁 少章 撰

魏曹植詩出於國風。晉阮籍詩出於小雅。其餘遞相祖襲。雖各有師承。而去風雅猶未遠也。自魏晉至宋。雅興清麗。尤盛於江左。齊梁已下不足道矣。唐初尚矜徐庾風氣。逮陳子昂始變。若老杜則凜然欲方魏宋。而能允蹈之者。其餘以詩名家尚多。有江左體制。至五季則掃地無可言者。唐人尚不能及。況晉宋乎。晉宋尚不能及。況風雅乎。

詩人勝語。咸得於自然。非資博古。若思君如流水。高臺多悲風。清晨登隴首。明月照積雪之類。皆一時所見。發于言辭。不必出于經史。故鍾嶸評之云。吟咏情性。亦何貴于用事。顏謝推輪。雖表學問。而太始化之。寢以成俗。當時所以有書鈔之譏者。蓋爲是也。大抵句無虛辭。必假故實。語無空字。必究所從。拘攣補綴。而露斧鑿痕迹者。不可與論自然之妙也。詩之重用韻。昔同義異者。古人用之無嫌。如民勞詩一章。用二休字韻是也。後人狃於科舉之習。遂不敢用。唐韓退之蒼張徹詩用二庭字。石鼓詩用二科字。老杜夔府詠懷詩用二旋字。卽其例也。

詩人體物之語多矣。而未有指一物爲題而作詩者。晉宋以來始命操觚。而賦詠興焉。皆倣詩人體物之語。不務以故實相夸也。梁庾肩吾應教詠胡牀云。傳名乃外域。入用信中京。足欹形已正。文斜體自平。是

也。至唐杜甫詠兼葭云。體弱春苗早。蕪長夜露多。則亦未始求故實也。如其他詠雜云。束比青芻色。圓齊玉筍頭。黃梁云。味豈同金菊。香宜配綠葵。則於體物外。又有影寫之功矣。予與晁叔用論此。叔用曰。陳無己嘗舉老杜詠子規云。渺渺春風見。蕭蕭夜色棲。客懷那見此。故作傍人低。如此等語。蓋不從古人筆墨畦徑中來。其所鎔裁。殆別有造化也。又惡用故實爲哉。

詩之句法。自三言至七言。三百篇中皆有之矣。三言如麟之趾。夜未央。從夏南。思無邪之類是也。五言如誰謂鼠無牙。胡爲乎株林。或燕燕居息。或盡瘁事國之類是也。七言如維昔之富。不如時。維今之疚。不如茲。學有緝熙于光明之類是也。而世之論五言。則指蘇李。論七言。則指栢梁爲始。是不求其源也。然世多作七言五言。而三言四言類施於銘頌之中。雖間有用七言者。獨於韓吏部蘇端明集見之。前輩云。按栢梁之體。句句用韻。其數以奇。韓蘇亦皆如此。然歐公作孫明復墓誌。乃與此說不同。又未知如何也。豈歐公特變前人法度。欲自我作古乎。當更討論之耳。

道林嶽麓寺老杜詩云。宋公放逐曾題此。物色分留遺老夫。監察御史唐扶詩云。兩祠物色採拾畫。壁間杜甫真少恩。宋攷功以詩在天台時。與沈膺事齊名。唐扶詩亦有聞于世。今觀甫所自述。及扶詩之語。則是宋之間猶有未道盡處。扶雖冥搜。不能出其右。

韓昌黎謁衡嶽廟詩云。五岳祭秩皆三公。四方環鎮嵩當中。火維地荒足妖怪。天假神柄專其雄。噴雲泄霧藏半腹。雖有絕頂誰能窮。我來正逢秋雨節。陰氣晦昧無清風。潛心默禱若有應。豈卽正直能感通。須

與淨掃衆峯出。仰見突兀撐青空。東坡作退之廟記云。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。卽取此詩也。其議論雄偉。讀者皆竦。或謂坡取此似傷於太易。予曰。三百篇詩中有婦人女子自言志者。仲尼不刪去。以垂訓後世。乃獨疑坡之于退之乎。況坡所閱文字。過眼無遺者。他人縱時有所採。不過蓄以爲詩材耳。必有未作大碑版而能取之。以爲議論者。此便是坡不可及處。君又何病哉。

長安太一湫。林木陰森。水色湛然。魚游水面。不怖人人。莫敢取者。林間葉落。鳥輒銜去。遠棄之。終年無一葉能墮波上者。韓退之詩云。魚蝦可俯掇。神物安敢寇。林柯有脫葉。欲墮鳥驚救。爭銜彎環飛。投棄急哺鷺。蓋實載其事。自唐以來已如此。今人所傳非過論也。鷺音寇。鳥子生哺者。

韓退之云。餘事作詩。人未可以爲篤論也。東坡以詞曲爲詩之苗裔。其言良是。然今之長短句比之古樂府歌詞。雖云同出于詩。而祖風已墮地矣。晁無咎晚年。因評小晏并黃魯直秦少游詞曲。嘗曰。吾欲託興於此。時作一首以自遺。政使流行亦復何害。譬如雞子中元無骨頭也。

歐公評聖俞。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。久則涵演深遠。間以琢刻以出怪巧。然氣完力餘。益老以勁。其應於人者多。故詞非一體。於他文章皆可喜。非如唐諸子。號詩人者。僻固而狹陋也。又爲人樂易。未嘗忤於物。至於窮愁感憤。有所譏罵笑謔。一發於詩。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。可謂君子者也。

歐公居穎上。申公呂晦叔作太守。聚星堂燕集。賦詩分韻。公得松字。申公得雪字。劉原父得風字。魏廣得春字。焦千之得石字。王回得酒字。徐無逸得寒字。又賦室中物。公得鸚鵡螺盃。申公得瓊壺。劉原父得張



越琴。魏廣得澄心堂紙。焦千之得金星研。王回得方竹杖。徐無逸得月硯屏風。又賦席間果。公得橄欖。申公得紅焦子。劉原父得溫柑。魏廣得風棲。焦千之得金橘。王回得荔枝。徐無逸得楊梅。又賦壁間畫像。公得杜甫。申公得李文饒。劉原父得韓退之。魏廣得謝安石。焦千之得諸葛孔明。王回得李白。徐無逸得魏鄭公。詩編成一集。流行于世。當時四方能文之士。及館閣諸公。皆以不與此會爲恨。

聚星堂詠雪。約云。玉月梨花練絮白。舞鶴鶴等事。皆請勿用。杜祁公覽之。嗟賞。作詩贈歐公云。嘗聞作者善評議。咏雪言白匪精思。及窺古人今人詩。未能一一去其類。不將柳絮比輕楊。卽把梅花作形似。或夸瓊樹鬪玲瓏。或取瑤臺造嘉致。散鹽舞鶴實有徒。吮墨含毫不能旣。深悼無人可踐言。一旦見君何卓異。又云。萬狀驅從物外來。終篇不涉題中意。宜乎衆目詩之豪。便合登壇推作帥。回頭且報郢中人。從此陽春不爲貴。祁公耆德碩望。歐公爲文章宗師。祁公禮所宜厚。然前輩此風。類多有之。所可歎息者。後來無繼耳。

蘇子美竹軒之集。皆當時名士。王勝之賦詩。人皆屬和。子美詩其略云。君與我同好。數過我不窮。對之酌綠酒。又爲鳴絲桐。作詩寫此意。韻如霜間鐘。清篇與翠翰。歲久日益穠。惜哉嵇阮放當世。已不容吾儕。有雅尙。千載挹高蹤。後月餘。一網打盡之語。旣喧物論。而梅聖俞爲賦。覆鼎傷衆賓之詩。乃悟子美當世已不容之句。遂成詩讖。亦可怪也。

晁美叔秋監以集句示劉貢父。貢父曰。君高明之識。輔以家世文學。乃作此等生活。殊非我素所期也。吾

嘗謂集古人句。譬如蓬華之士。適有重客。既無自己庖厨。而器皿肴蔌悉假貸於人。收拾餽釘。盡心盡力。意欲強學豪奢。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。若有不速。排闥而入。則倉皇收績矣。非如貴公子供帳不移。水陸之珍。咄嗟而辦也。美叔深味其言。歸告其子曰。吾初爲戲。不知貢父愛我一至於此也。東坡云。詩文豈在多。一頌了伯倫。是伯倫他文字不見於世矣。予嘗閱唐史藝文志。劉伶有文集三卷。則伯倫非無他文章也。但酒德頌幸而傳耳。坡之論豈偶然得於落筆之時乎。抑別有所聞乎。

唐張司業籍得裴晉公馬。謝詩云。乍離華厩蹄猶澁。初到貧家眼尚驚。王介甫曰。觀詩意。乃是一匹不善行眼生驚馬耳。我若作晉公。見此詩。當須大慚也。或曰。籍爲晉公所厚。以詩謝馬。必不敢爾。況詩人用意。不以此爲工。自是介甫所以期籍者淺也。

白樂天自中書舍人出知蘇州。劉夢得外集有戲醉白舍人曹長寄詩。言游宴之盛一篇。破題云。蘇州刺史例能詩。西掖今來替左司。左司謂韋應物也。

晁伯宇少與其弟冲之叔用俱從陳無己學。無己建中靖國間到京師。見叔用詩。曰。子詩造此地。必須得一悟門。叔用初不言。無己再三詰之。叔用云。別無所得。頃因看韓退之雜文。自有入處。無己首允之曰。東坡言杜甫似司馬遷。世人多不解。子可與論此矣。

沈造嘗言湖陰有遺轡驛。蓋識晉明帝微行視王敦營事也。溫飛卿所賦湖陰辭刻石在驛中。前後過客作詩甚多。唯一篇最佳而不著姓名。其詩云。鷓船犀甲下荊州。蜂目將軍擁碧油。虎帳覺來驚日墮。龍媒

嘶去劇星流。姦萌問鼎身何在。計中遺鞭事可羞。幽草野花埋石徑。無人爲作晉陽秋。造爲新鄭令以差。車運糧事不均。力爭罷去已。而朝廷知其愛民不屈。俾還本任。有識者稱其慈惠出於至誠。以比古循吏。造字會道。蔡之西平人。霍榜擢第。官止於奉議郎。良可惜也。

山行有常程。中夜尙未安。微月沒已久。崖傾路何難。大江動我前。洶若溟渤寬。篙師理閘楫。歌嘯輕波瀾。霜濃木石滑。風急手足寒。入舟已千憂。陟險仍萬盤。回眺積水外。始知衆星乾。遠游令人疲。衰疾慚加餐。此水會渡詩也。

東坡云。老杜自秦州越成都。所歷輒作一詩。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。古今詩人殆無可擬者。獨唐明皇遣吳道子乘傳畫蜀道山川。歸對大同殿。索其畫無有。曰在臣腹中。請正素寫之。半日而畢。明皇後幸蜀。皆默識其處。惟此可比耳。

老杜劔閣詩云。惟天有設險。劔門天下壯。連山抱西南。石角皆北向。宋子京知成都過之。誦此詩謂人曰。此四句蓋劔閣實錄也。

閉門覓句陳無己。對客揮毫秦少游。正字不知溫飽未。春風吹淚古藤州。此黃魯直詩也。魯直作此詩時。無己作正字尙無恙。建中靖國間。樓異試可知襄邑縣。夢無己來相別。且云東坡少游在杏園相待久矣。明日無己之訃至。乃大驚異。作書與參寥言其事。杏園見道家書。乃海上神仙所居之地也。仙龜虛室以待白樂天之說。豈不信然耶。

東坡知貢舉。李彄方叔久爲東坡所知。其年到省。諸路舉子人人欲識其面。老試官莫不欲得方叔也。坡亦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。既折號。十名前不見方叔。衆已失色。逮寫盡榜。無不駭歎。方叔歸陽翟。黃魯直以詩敘其事。送之東坡和焉。如平生漫設古戰場。過眼眞迷日五色之句。其用事精切。雖老杜白樂天集中未嘗見也。

參寥自餘杭謁坡於彭城。一日燕郡寮。謂客曰。參寥不與此集。然不可不備也。遣官妓馬盼盼持紙筆就求詩焉。參寥詩立成。有禪心已似沾泥絮。不逐春風上下狂之句。坡大喜曰。吾嘗見柳絮落泥中。私謂可以入詩。偶未曾收拾。遂爲此人所先。可惜也。

坡在餘杭日。因會客。以彩牋作墨竹贈官妓。且令索詩於參寥。參寥援筆立就。其詩曰。小鳳團牋已自奇。謫仙重掃歲寒枝。梢頭餘墨猶含潤。恰似梳風洗雨時。

辯才大師。梵學精深。戒行圓潔。爲二浙歸重。當時無一語文章。一日忽和參寥寄秦少游詩。其末句云。臺閣山林本無異。想應文墨未離禪。東坡見之。題其後云。辯才生來未嘗作詩。今年八十一歲矣。其落筆如風吹水。自成文理。我輩與參寥如巧人織繡耳。

陳無己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。子固曰。二人所得不同。當各自成一家。然晁文必以著書名於世。無己晚得詩法於魯直。他日二人相與論文。以道曰。吾曹不可負會南豐。又論詩。無己曰。吾此一瓣香須爲山谷道人燒也。

政和以後。花石綱浸盛。晁伯宇有詩云。森森月裏栽丹桂。歷歷天邊種白榆。雖未乘槎上霄漢。會須沈網取珊瑚。人多傳誦。伯宇名載之。少作閔魯賦。魯直以示東坡曰。此晁家十郎所作。年未二十也。東坡答云。此賦甚奇麗。信是家多異材邪。凡文至足之餘。自溢爲奇怪。今晁傷奇太早。可作魯直意微諭之。而勿傷其邁往之氣。伯宇自是文章大進。東坡之語委曲如此。可謂善成人物者也。

東坡文章。至黃州以後。人莫能及。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。晚年過海。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。或謂東坡過海。雖爲不幸。乃魯直之大不幸也。

東坡詩文。落筆輒爲人所傳誦。每一篇到歐公處。公爲終日喜。前後類如此。一日與裴論文及坡。公歎曰。汝記吾言。三十年後。世上人更不道着我。也。崇寧大觀間。海外詩盛行。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。是時朝廷雖嘗禁止。賞錢增至八十萬。禁愈嚴。而其傳愈多。往往以多相夸。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。便自覺氣索。而人或謂之不韻。

趙明誠妻李格非女也。善屬文。於詩尤工。晁無咎多對士大夫稱之。如詩情如夜鶻。三邊未能安。少陵也。自可憐人。更待來年試春草之句。頗膾炙人口。格非山東人。元祐間作館職。

參寥在詩僧中。獨無蔬筍氣。又善議論。嘗與客評詩。客曰。世間故實小說。有可以入詩者。有不可以入詩者。惟東坡全不揀擇。入手便用。如街談巷說。鄙俚之言。一經坡手。似神仙點瓦礫爲黃金。自有妙處。參寥曰。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。他人豈可學邪。座客無不以爲然。

草木之葉大者莫大於芭蕉。晁文元詠芭蕉詩云。葉外更無葉。非獨善狀芭蕉。而對之曰。心中別有心。其體物亦無遺矣。

聖俞少時專學韋蘇州。世人咀嚼不入。唯歐公獨愛玩之。然歐公之論不及者。蓋有深旨。後有知聖俞者。當自知之耳。

1

2551

## 風月堂詩話卷之下

東坡南遷。參寥居西湖智果院。交游無復曩時之盛者。嘗作湖上十絕句。其間一首云。去歲春風上苑行。爛窺紅紫厭平生。如今眼底無姚魏。浪蕩浮花懶問名。又一首曰。城根野水綠逶迤。颺颺輕帆掠岸過。日暮蕙蘭無處採。落花汀草占春多。此詩既出。遂有反初之禍。建中靖國間。曾子開爲明其非辜。乃始還其故服。

范德孺崇寧之貶。與山谷唱和甚多。德孺有一聯云。慣處賤貧知世態。飽聞遷謫見家風。議者謂此語可以識范氏之名節矣。當國者能無愧乎。

王介甫在館閣時。僦居春明坊。與宋次道宅相鄰。次道父祖以來藏書最多。介甫借唐人詩集日閱之。過眼有會于心者。必手錄之。歲久殆遍。或取其本鏤行于世。謂之百家詩選。既非介甫本意。而作序者曰。公獨不選杜李與韓退之。其意甚深。則又厚誣介甫而欺世人也。不知李杜韓退之外。如元白夢得劉長卿李義山輩。尚有二十餘家。以予觀之。介甫固不可厚誣。而世人豈可盡欺哉。蓋自欺耳。

杜牧之風味極不淺。但詩律少嚴。其屬辭比事。殊不精緻。然時有自得爲可喜也。

元豐之末。盜賊遽起。聞司馬溫公入相。衆皆盡散。

令作對隨家雞。晁以道云。指呼市人如使兒。東坡最得此三昧。其和人詩用韻。妥帖圓成。無一字不平穩。



蓋天才能驅駕。如孫吳用兵。雖市井烏合。亦皆爲我臂指。左右前卻。在我顧盼間。莫不聽順也。前後集似此類者甚多。往往有唱首不能逮者。

崇寧間。凡元祐子弟仕宦者。並不得至都城。晁以道自洛中罷官回。遣妻兒歸省廬。獨留中牟驛累日。以詩寄京師嫻舊。其落句云。一時雞犬皆霄漢。只有劉安不得仙。此語傳於時。議者美之。

政和戊戌三月雪。昭德諸晁皆賦詩。以晉書五行志著爲大異。頗艱於落筆。獨晁冲之叔用用王維雪圖事云。從此斷疑摩詰畫。雪中自合有芭蕉。人稱其工。陳文惠以使相守鄭日。嘗有後園十絕句。其間一聯云。雨網蛛絲斷。風枝鳥夢搖。議者謂風枝鳥夢搖之語極工。惜所對不相稱耳。吾鄉人汪愷伯強易雨網蛛絲斷爲露落螢光溼。工詩者往往多愛之。伯強畢榜及第。力學不倦。仕宦所至皆有聲。

韓師朴。元符末自大名入相。其所引正人端士。徧滿臺閣。然不能勝一曾布。而張天覺於政和初。欲以一身回蔡京黨。紹述之論難矣。未幾果罷去。自西都留守徙南陽。道過汝州香山。謁大悲。題長句於寺中。其略云。大士悲智度有情。亦要時節因緣并。也應笑我勞經營。雖多手眼難支撐。讀者莫不憐之。

劉伯壽。洛陽九老中一老也。築室嵩山下。每登高頂回。則於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。捐館之年。題云。予今年若干歲。登頂凡七十四次矣。精力雖疲。而心猶未足也。王輔道學士。與其孫宣義郎。字元靜。忘其名遊嵩至中院。作一絕句示宣義君云。爛紅一點出浮漚。夜坐嵩峰頂上頭。笑對僧窓談祖德。當年七十四回遊。伯壽旣結庵玉華峰下。號玉華庵主。有妾名萱艸。芳艸皆秀麗而善音律。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。二艸以